

气质与格调

汪曾祺写云南



汪曾祺



大师讲述云南，另一种的云南

著名学者、艺术评论家真情推荐

汪曾祺◎著

曹鹏◎编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

气质与格调

汪曾祺写云南

汪曾祺

上架建议：文学·随笔

ISBN 978-7-5489-0677-3

9 787548 906773 >

定价：35.00元

气质与格调

汪曾祺写云南

汪曾祺 著
曹 鹏 编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汪曾祺写云南 : 气质与格调 / 汪曾祺著 ; 曹鹏编
昆明 : 云南美术出版社, 2012.3
ISBN 978-7-5489-0677-3

I. ①汪… II. ①汪… ②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8964 号

总 策 划：杨旭恒
责任编辑：杨旭恒 汤 彦
封面设计：中文天地

气质与格调
汪曾祺写云南

汪曾祺 著
曹 鹏 编

出版发行：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 云南美术出版社（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）
印 制：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：889×1194mm 1/32
印 张：8.3125
版 次：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：1~3000
ISBN 978-7-5489-0677-3
定 价：35.00 元

“一种气质，一种格调”

——汪曾祺写云南

在云南挂职一年零两个月将近结束时，我所编选的《汪曾祺散文代表作》（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2009年11月）出版了，旭恒先生看到这个编法与众不同的选本后，希望我能再编选一本《汪曾祺写云南》，我很高兴地答应了，因为汪曾祺与云南都是对我而言很愉快的题目，编选这样一本书，是一件既有意义而好玩的事情。

喜欢读汪曾祺作品的人很多，喜欢云南的人也很多，因此，汪曾祺笔下的云南，荟萃一编，也就应当会有不少人想买一本看看吧。

我在《汪曾祺散文代表作》的引言《欣赏汪曾祺的九个角度》提出，汪曾祺所写的题材，主要可分为九个方面，《汪曾祺散文代表作》也就是按照我所概括的“文学编”“书画编”“西南联合大学编”“云南昆明编”“戏曲编”“美食编”“花木果蔬编”“家乡与南菁中学编”“北京与河北张家口编”进行编选的，自认为是独创见解而且还不太离谱。

为编选《汪曾祺写云南》，我又重读了一遍手头的汪曾祺各个版本的集子，从中选出了二十篇左右《汪曾祺散文代表作》限于篇幅所没选的文章，这样，再加上《汪曾祺散文代表作》关于云南的十七篇，基本上就可以交卷了。选文的标准，在题材上集中在“文学”“西南联合大学”“云南昆明”“美食”“花木果蔬”五个方面。

在抗战期间，昆明是文化重镇，文人名家云集于此，不少作家学者都留下了关于昆明与云南的文字，不过，值得指出的是，只有汪曾祺写云南的数量最多。他的老师沈从文也写云南，但是，篇目远不能与汪曾祺相提并论。汪曾祺可能是现当代经典作家中写云南写得最多的一位。事实上，我不知道三四十年代在云南待过的文化人，还有谁的文字能编出这样一本以云南为主题的集子。

这并非偶然。汪曾祺对云南的感情非同一般。他在云南生活了七年，说是云南，其实，他那七年都只是在昆明一地，最远所到不过是昆明的呈贡。不过，昆明是云南的集中代表，

对于在昆明生活过的人，昆明与云南几乎可以划约等于号。

汪曾祺是个随缘的人，没有心机，也没有计划性、目的性，正像他自己所说，之所以选择上西南联合大学，冲的是可以吊儿郎当，这种散淡平易与随和、懒惰，质朴板扎，其实，也就是云南的特色精神气质。

他写的吴雨僧、闻一多、沈从文等西南联合大学名教授，文采生动，皆可传世，可惜，他没有系统地多写几篇，否则，他的西南联合大学名教授系列便能结集成书单行面世，就可与周作人的《北大感旧录》、张中行的《负暄琐话》系列鼎足而立了。

世人公认中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大学是西南联合大学，西南联大的成功，靠的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安徽电视台“旧闻新说”节目2009年曾邀请我就西南联合大学做过五次节目，在里面我曾发很多感慨。汪曾祺说：“这是一座战时的，临时性的大学，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，影响深远，可以彪炳于世

界大学之林，与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，孤陋而辉煌的，奇迹一样的，‘空前绝后’的大学。”（《七载云烟》）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在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之前与之后，都没有在昆明办学期间的辉煌成就，这说明了什么？依我拙见，这说明了昆明比北京、天津更适合办世界一流大学。

汪曾祺写的主要是一些那七年的老昆明，晚年他重游故地，也留下了不少新篇章。他恋恋难忘的是云南的风土，云南的美味，云南的花草树木、果蔬，以及云南的风光民俗。他最刻骨铭心的是他的恩师，他的同学，他在昆明度过的青春岁月。云南的诗意，昆明的诗意，经汪曾祺的如花妙笔，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。虽然用的是散文体裁，但是，在我看来，汪曾祺所创作的是一组云南之诗。

本书有个别篇目，在一般的选本中都是列为小说的，不过，由于背景是老昆明，景物与人情、民风都是写实的，所以，完全可以当成记载老昆明历史风貌的散文小品来读。

我有幸在云南生活过十四个月，因而对汪曾祺写云南的微妙精彩之处增进了理解与体味，当然，时过境迁，汪曾祺的昆明，到我挂职当云南省国资委副主任的时候，老街已经只剩两三条了，他所津津乐道、了如指掌的街巷、店铺、老字号，几乎都成了历史名词。汪曾祺的这些关于昆明的文字，几乎就是现代版的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梦粱录》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陶庵梦忆》。关于昆明与云南的书我收集过不少，其中也有几本称得上是大手笔杰构，如罗养儒、孙太初诸位的名作，写本乡本土的历史掌故、风物民俗，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不过，比较起来，还是汪曾祺的文字更能引起我的共鸣。

世界在变。不变的是汪曾祺与云南共有的那么“一种气质，一种格调”（摘自他的文章《七载云烟》），汪曾祺是位有气质与格调的作家，云南是个有气质与格调的地方，而这种气质与格调，永远散发着吸引人、打动人的独特魅力。因此，这个选本的书名就定为《气质与格调——汪曾祺写云南》。

感谢杨旭恒先生对我的信任，感谢汪曾祺老先生的哲嗣
汪朗先生给我的支持与帮助。

曹 鹏

2011年6月20日写于北京闲闲堂


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前

卷

卷

卷

言

壹

貳

叁

一种格调，一种气质

七载云烟 ······
自报家门 ······
2 23

蔡德惠 ······
金岳霖先生 ······
闻一多先生上课 ······
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······
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······
46 59 65 69 77

晚翠园曲会 ······
跑警报 ······
新校舍 ······
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······
85 93 106 119

E

N

T

S

卷

卷

卷

肆

伍

陆

翠湖心影	滇游新记
昆明的雨	觅我游踪五十年
泡茶馆	寻常茶话
白马庙	面茶
观音寺	昆明菜
滇南草木状	昆明的吃食
136	146
146	152
152	167
167	170
170	177
177	186
	201
	218
	221
	232
	242
	249

卷

壹

自报家门

七载云烟



自报家门

京剧的角色出台，大都有一段相当长的独白。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历史，最近遇到什么事，他将要干什么，叫做“自报家门”。过去西方戏剧很少用这种办法。西方戏剧的第一幕往往是介绍人物，通过别人之口互相介绍出剧中人，这实在很费事。中国的“自报家门”省事得多，我采取这种办法，也是为了图省事，省得麻烦别人。

法国安妮·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我的小说。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，已经订好了飞机票。听说我要到波士顿，特意把机票退了，好跟我见一面。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，谈得很聪明。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，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。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。《大淖记事》是这样，《受戒》写水虽不多，但充满了水的感觉。我想了想，真是这样。这是很自然的。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，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——高邮，在运河的旁边。

运河西边，是高邮湖。城的地势低，据说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。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，可以俯瞰堤

下人家的屋顶。因此，常常闹水灾。县境内有很多河道，出城到乡镇，大都是坐船。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。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，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。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、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，平和地、静静地流着。

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。三月五日，按阴历算，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，元宵节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。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到了这天，家家吃“元宵”，南北皆然。沾了这个光，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。

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。房屋、家具、习俗，都很旧。整所住宅，只有一处叫做“花厅”的三大间是明亮的，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。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。一直到我读高中时，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。这在全城（除了乡下）大概找不出几家。

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“拔贡”，这是略高于“秀才”

的功名。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，才能被选为“拔贡”。他有相当多的田产，大概有两三千亩田，还开着两家药店，一家布店，但是生活却很俭省。他爱喝一点酒，下酒菜不过是一个咸鸭蛋，而且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。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。他同时又是一个免费为人医治眼疾的眼科医生，我们家看眼科是祖传的。在孙辈里他比较喜欢我，他让我闻他的鼻烟。有一回我不停地打嗝，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，问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了没有。我想了半天，他吩咐过我做什么事呀？我使劲地想，他哈哈大笑：“嗝不打了吧！”他说这是治打嗝的最好的办法。他教过我读《论语》，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，说如果在清朝，我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（那年我才十三岁）。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，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。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于孙子的偏爱，也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。

我的生母姓杨。杨家是本县的大族。在我三岁时，她就死去了。她得的是肺病，早就一个人住在一间偏屋里，和家人隔离了。她不让人把我抱去见她，因此我对她全无印象。我只